

<<疯人笔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疯人笔记>>

13位ISBN编号：9787807240617

10位ISBN编号：780724061X

出版时间：2005-7

出版时间：京华出版社

作者：冰心 编

页数：304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疯人笔记>>

内容概要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季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指点我吧，我的朋友！

我是横海的燕子，要寻觅隔水的窝巢。

春何曾说话呢？

但她那伟大的潜隐的力量，已这般的，温柔了世界了！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家”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烦闷——忧愁，都在此中融化消灭。

冰心的《疯人笔记》是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最特异的一篇。

在中国的新文坛上，是很少见的。

而且老实说呵，也不能容易得了解于一般人的赏鉴中。

《疯人笔记》是冰心向来作小说的一种变体。

她平常的小说，是对于亲爱者的眷恋，对于人们的扩大的同情。

独有这篇，却是作者对于一切的情感，用疯人来叙出，而处处可见出象征的色彩来。

本来象征二字，就难解答，真是即作者当时也未必能明明白白地指出所象征者为何。

即如篇中的“白的他”“黑的他”等等，虽可以用几个名词去猜测，但读带象征派的色彩的文学作品，若必这等呆板的看法，如猜谜般的看，我殊以为不然。

<<疯人笔记>>

作者简介

冰心（1900～）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

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幼年时代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

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

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

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同年起发表散文《笑》和《往事》。

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

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

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有散文集《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

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

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

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

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

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再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读者》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

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

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

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

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疯人笔记>>

书籍目录

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去国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国旗超人月光海上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烦闷疯人笔记遗书寂寞悟六一姊姑姑第一次宴会三年分我们太太的客厅冬儿姑娘相片西风我最尊敬体贴她们我的择偶条件我的母亲我的教师叫我老头子的弟妇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使我心疼心痛的弟妇我的奶娘我的同班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太太我的学生我的房东我的邻居张嫂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母亲无题

<<疯人笔记>>

章节摘录

疯人笔记 其实我早就想下笔了：无奈我总不能写，我一写起来，就没个完结，恐怕太倦乏。而且这里面的事，说出来你们也不了解，这原是极糊涂极高深的话——但是有些聪明人劝我说：“你这么个深思的人，若不把这些积压思想的事，尽情发泄出来，恐怕你要成为一个……”他们的末一句话，至终没有说出。

我不知道他们是称赞我，还是戏弄我。

但这都不关紧要；我就开始叙一件极隐秘极清楚的事情了。

太阳怎样的爱门外的那棵小树，母亲也是怎样的爱我——“母亲”？

这两个字，好像不是这样说法，只是一团乱丝似的。

这乱丝从太初就纠住了我的心；稍微一牵动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灵魂那时候却是甜的。

这乱丝，世上没有人解得开，上帝也解不开——其实上帝也是一团乱丝，母亲也解不开。

母亲——也就是乱丝——常常说我聪明，但有时又说不要太聪明了，若是太聪明了，眼睛上就要长出翅儿来，飞出天外去了。

只剩下身体在地上，乌鸦就来吃了去——但我想那不算什么，世上的聪明人不止我一个。

他和他，还有他；他们都是聪明人，没有事会说出事来。

一夜的浓睡之后，第二天起来，却做了许多诗，说他们半夜里没有睡。

看见人来了，就抱出许多书来，假装看着；人去了，却来要我替他们补鞋。

他们的眼睛上，却还没有长出翅儿，乌鸦也不来吃他。

这也是和富士山和直布罗陀海峡一样，真可笑！

但无论如何，我不要再多看着他们。

要多看他们时，便变成他们的灵魂了。

我刚才不是提到那门外的小树么？

就是这棵小树，它很倾向对面屋上的一个石像。

看来去看的，一夜发热到了二百零百度，也就变成石像了。

这话说起谁也不信，但千万年以后的人，都来摄了他的影儿去，这却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的屋子虽然又矮又小，但是一开起门来，就看见街道。

就是天空，也比别人的阔大得多了。

这是第一件事使我落泪的！

——世人的鞋，怎么这样的容易破呢？

使我整天里一根绳子，拉来拉去的。

但并不是他们要我补，是我自己唤住经过的人，要替他们补的。

我想与其替他们补鞋，不如教给他们怎样的走道。

不过如他们都晓得怎样走道，我也没有了拉来拉去的材料了。

世间没有一个人会写出充满了力量的字，若是有，也都成了“白的他”了。

他的字，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我都会认得的。

这又是一件使我落泪的事——他的字写在书上，连纸页都凹凸出来了，我便是闭着眼，也知道是他写的。

他是王子，谁不知道呢？

他天然的有一种腴腆含愁的样子。

他母亲是印度人，这是我所知道的，无怪乎他是这般的温柔洁白了。

世界上只有印度人是温柔的，是洁白的。

这也是小树变成石像的另一个原因。

当他十个轮子的雪车，驾着十匹白马，跟随着十个白衣的侍者，从我门口经过的时候，街上的尘土，便纷纷的飞进来报告我了！

——我敢说没有人不敬慕喜欢他，但他却是这般的的爱理人，也许是他的印度的母亲教给他的。

<<疯人笔记>>

无论如何，他总和乱丝有些深密的关系，更造成他腼腆含愁的样子了。

他虽然不爱理人，却有时来看望我。

是可怜我老无依靠么？

是叫我补鞋么？

然而他是永远赤着脚的，他本是永远坐在车上，不肯和世人的道路接触的——他来时，我很自然。

我喜欢他么？

不过这喜欢和不喜欢的界限，在我心里，极其模糊。

容我再仔细回想看……有了，这原如同富士山和直布罗陀海峡一般，都是不容易明晓的事。

总而言之，他是因为我的眼睛要长出翅儿了，他恐怕乌鸦吃了我，血水滴到他的赤脚上，他防备着就是了。

“黑的他”更如同狗一般——也许就是乌鸦——倒也有些人喜欢他。

他却是走在道上，鞋更是非常的破烂。

我不能再替他补了，这一根绳子，尽着拉来拉去的，有些烦腻了。

天如不开朗，就是有人很忧愁，要死了。

这光景瞒不了我，乱丝曾告诉过我。

这也是小树变成石像的另一原因。

果然“黑的他”来了，他说话有些吞吐——他的眼睛永久不会长出翅儿来，我实在看不起他——他说“白的他”有些和他好的意思，要请他替他作王子了。

并且说“白的他”为他的缘故，下地来走了。

他说这话时，带些难过的样子，却又喜欢。

我战栗起来，绳子都落到地上了。

我的唇儿不能说话，我的心却求上帝赦免他。

他的死期要临到了，上帝呵，乱丝呵！

赦免他的明白罢！

倘若他再这样的明白，不是我说……“白的他”车上的鸾铃响了，“黑的他”为何又跑了？世界上乱得很，我要哭了；眼泪是乱丝拉出来的，乱丝是纠在世界上的，可笑！

——天又黑了。

门户要是浅了，消息是很快的，人们很容易彼此知道。

“黑的他”真有思想，他是会挨着门敲着去告诉他们的。

聪明人，也抱着很新的书出来，彼此的说着“黑的他”的消息，又做了许多的抒情和叙事的诗。

这乱的，昏黑的，潮水般的谈话，都证明世界有翻转的时候。

晚霞要是红了，也是有人从昏乱的快乐中要死了……

一抬头雪车停在门口，我知道

一定有些事故……“白的他”坚凝的站在我面前。

上帝呵！

乱丝呵！

他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明白。

他的那些侍者，却都低着头看我，——这都是“黑的他”召的祸，我早料到有这一日。

“白的他”永远是温柔的，却也有深恨的时候，因此我十分的信富士山是要变低的，直布罗陀海峡是要变浅的。

“白的他”也不再说话了；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十个侍者，都惨默无声——他的衣裳都冻结得如同银甲一般，清澈的眼睛里，飞出盛怒的光气来。

我怕极了！

他上车时，我已听得他背上的银弓，不住的铮铮的响。

我惊魂未定，车儿也许走到街头了。

“黑的他”从我门口也过去——上帝呵！

那自以为清洁的人，要伏罪了。

<<疯人笔记>>

我几乎不能转动，但我至终跳了出去。

雪车过处，“黑的他”紧握着胸前带血的箭矢，闭着眼卧在街上了。

“白的他”站在车上，含怒的凝视着，弓儿还在手里，侍者们也一排儿的低着头——马又飞驰去了。

我又跳进来了，我的心几乎要飞出腔子来，要不是我握着，就……富士山是十二万尺高，直布罗陀海峡是十二万尺深。

若不是它们这样的高深，我也没有了拉东拉去材料了，我要哭了！

聪明人只因太聪明了，眼睛里反长不出翅儿来。

他们又半夜不睡了，又做诗了——咳！

哪一件事瞒得过我；你们半夜里睡罢，起来再偷着彼此抄罢！

我敢说，我那小树，是你们逼得它变成石像的，可惜辜负日光抚爱了它一场，横竖我要同你们……现在你们又讥消“黑的他”不自量了。

杀人的事，都是你们做成的；“白的他”心中狂热的血，也是你们倒给他的——乌鸦来了，天也黑了

。

印度的母亲，原是住在瓶子里的；瓶子破了，便没了住处了。

这瓶子是乱丝纠成的，乱丝腐了，自然瓶子也要破的。

其实并不是乱丝腐了，只因世界上都是乱丝，也不必分彼此了。

这倒不干我的事，我只拉我的绳子就完了。

因为世人的鞋，终古是破烂的，我要不拉，就消灭了许多，永远没有人知道了，这是极可痛心的事！

瓶子破了，印度的母亲走时，白的王子自然也要跟去了。

本来世界也不愿意有他。

世界真可恨！

只愿要那些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人，如同我们中间那些聪明人一般——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是了，“白的他”不久要走了。

其实这去与不去的念头，在我心里，也很模糊。

晚霞中永远挂着无数带血的箭矢，尖儿是朝下的——埋在“黑的他”的心里。

但我相信他的血里，未必会有悔罪的言词，这也是那些聪明人激励他的。

下雨以后的尘土，是不能报信的。

“白的他”来辞别了，依然是腼腆含愁的样子。

他的怒容消灭在我的心里，只如同做梦一般——其实梦是什么，我完全不能知道，只觉得是很无影响又很受影响的事，又是这根绳子所常常穿过的。

这绳子是每个孩子一入了世，就带着的，只是他们如不喜欢有梦，也可以从一把剪刀上跳过，绳子就断了。

这把剪子是不容易寻得的，这也是，我的小树变成石像的另一个原因。

“白的他”款款的坐下，用那种不远不近的话和我说：他要跟他母亲去了，破瓶子是住不得的。

若勉强住下，天风也要将他们吹飞了——这理我早就知道——他现在要到北冰洋去，在那里有他们的雪宫。

北冰洋原也只配他和他母亲住，我也十分的信，他那赤脚是不怕冷的。

再一说，北冰洋和富士山，以及直布罗陀海峡在太古原是相连的。

他撩着曳地的白衣，走了出去。

侍者都一排儿的恭敬着和我行了一个辞别的礼。

他赤着脚上车了，这是一去不回的表示！

车转过街角的时候，我耳中还听见他那雪车上鸾铃最后的声音，还看见他回头望着，依然是那一种腼腆含愁的样子……上帝呵，乱丝呵！

这无结果的，不彻底的，难道永远是如此么？

我也只得盼望他永远是如此！

这在书页里凸凹的字，世界上永没有人能写了——聪明人以我的哭为可笑，悄悄的彼此谈论着。

<<疯人笔记>>

无论如何，我恨极了你们了！

“黑的他”是被你们逼死的，“白的他”是被你们逼走的。

每逢有晚霞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些事，我的每一个血轮，都在我身中旋转——乌鸦来了！

我的身体原是五十万年前的，至今丝毫也没有改变。

但现在却关闭在五十万年以后的小屋子里，拉那五十万年以后的小绳子。

除非那梦有时的释放我，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会子——我要回去，又回不了，这是怎样悲惨的事！

母亲呵！

乱丝呵！

假如世界上没有我，你也不至于说我聪明了；乌鸦也不来了，我也不至于整天对着那些聪明人了，小树也不至于被他们逼成石像了！

我经过的这些事，我从原始就知道要怎样一件一件的相随着发生。

这些事在我心里，从很淡的影子，成了很浓的真像，就从我的心里，出到世界上了。

每一件事出去，那些聪明人就笑了，半夜里浓睡，早晨起来偷着做诗了。

这又是一件使我落泪的事！

这种现象无异于出了一件事去，就掷回一块冰来，又回到我心里。

上帝呵！

乌鸦来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多写：我的眼睛的翅儿，已经长出一点来了，眼睛走了，肉体交给啄人血肉的乌鸦，这又是怎样悲惨的事！

——这事母亲早就告诉我。

我近来常常看见晚霞里带血的箭儿；常常听见尘土中鸾铃的声音；和那些聪明人酷虐的笑。

心头的冰块愈积愈多，和拿笔的手是很有关系的。

我更不能拉那绳子了；世人的鞋破烂到什么地步，我也不能管了——现在我手内的血轮已经渐渐的冻结，莫非要步那小树的后尘么？

在眼睛未飞走，乌鸦未来，指尖未冻结之先；我指着富士山和直布罗陀海峡起誓：我诅咒那些聪明人，他们掩起自己的使人看不起的事情，一面又来扰乱我屋前的天空，叫我在垂老的年光，遇见了这些无影响又受影响的事！

上帝呵！

母亲呵！

——你们原都纠在乱丝里——我不知再说些什么好了；我只求你们使乌鸦晚一点来，不要在我眼睛飞到半空的时候，看见我自己的肉体被吞啄，因为我的身体原是五十万年前的。

也求这乌鸦吞啄了我之后，飞到北冰洋去，吐出我的血来作证据，告诉“白的他”——但不要滴在他的赤脚上，他原是怕这个的——说补鞋的老人，眼睛已经飞去了，在他未飞去之先，已替他诅咒了那些聪明人了。

眼睛上的翅儿，垂下来了，遮住了我的脸。

我的绳子，我也不带去了，谁拾了去，就算是谁的。

在我平日很亲近的东西，如破鞋尘土之类，我都不能顾了。

心中的冰块，相磨压的声音愈大了，眼上的翅儿也鼓动了，乌鸦来了！

想起来了，还有一句刺心刻骨的话，要告诉你们。

我如现在不说，终古也不能有人知道，那石像就是……

完了，收束罢！

血轮已经凝结到指尖，我的笔儿不能移动了，就此——

<<疯人笔记>>

编辑推荐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在转瞬即变的时空里，在人生无以反复的过程中，经典是打败了时间的文字、声音和表情。

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人类精神的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的期望，鼓起现在的勇气，不再虚空浮华、怀疑未来。

这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以久的词句，净化了我们的心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逝却又是最宝贵的。

收入“感悟名家经典小说”的作者都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

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

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疯人笔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